

THE SECRET
OF CHAROTTE.

XIAOXIAO · WORKS

笑笑 · 著

夏洛蒂的秘密

她已经一个月没有大便了……

揭露女白领的极限隐私

绝对另类的都市情感故事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夏洛蒂的秘密

THE SECRET OF CHAROTTE

笑笑·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夏洛蒂的秘密 / 笑笑著. —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104-0859-5

I. ①夏… II. ①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39077号

夏洛蒂的秘密

作 者: 笑 笑

责任编辑: 熊 嵩

封面设计: 白咏明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保定市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张: 13.5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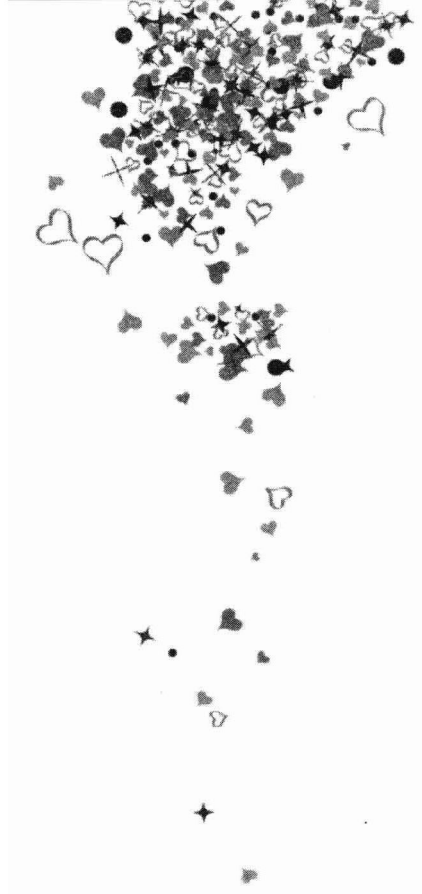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104-0859-5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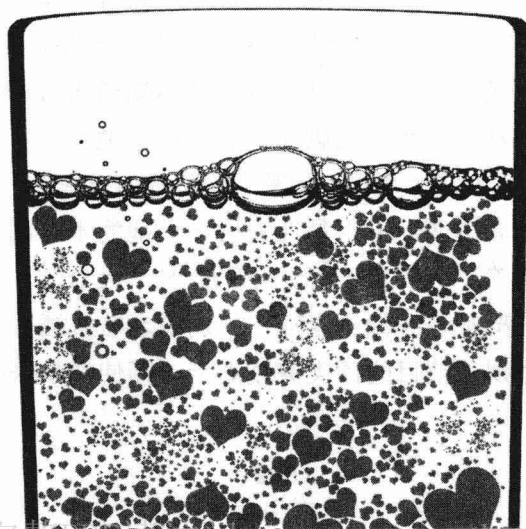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 录

第一章	便秘	001
第二章	卫生巾	012
第三章	鸡蛋	045
第四章	大白菜	067
第五章	叶明珠	083
第六章	莎莉的后花园	099
第七章	白色蕾丝裙	131
第八章	真人秀	146
第九章	阴谋	157
第十章	报复	171
第十一章	郑宝贝	186
第十二章	小女孩	196

第
一
章
便
秘





我已经一个月没大便了。

说这话的时候，我与一群朋友在“懒狗”酒吧喝酒，他们当然是大周、老哈、莫莫与小米。

大周是我们这群人的头儿，染白的头发扎成一条发辫束在脑后，身材长相气质足以令娱乐圈内的任何一个当红小生汗颜。可大周是个聪明人，他选择了比明星更长远的事业——资深娱记。如今，“周尚东”已经成了娱乐圈内响当当的金字招牌，那些最当红的大腕儿，轻易不肯接受采访的，只要报出大周的名字，便会立刻满脸堆起笑来。更别提那些亟待搏出位的后辈了，都跑前赶后地喊他“周爷”。

大周有个私人手册，里面记载着他所有的关系网。随便打开，翻到标有“影视剧”的部分，你便能看见国内所有的投资人、制片商、导演在手册上依次排序，齐齐整整，明星们则紧随其后，并且根据其当红程度与发展潜力被分为上中下三档：头档明星有名有姓；中档明星有姓无名；而最低档明星连个姓都没有，仅用字母A至Z取而代之。外人不晓得，在娱乐圈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只有当你的姓名被完整地记录在“大周手册”里时，你才算真的红了。

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有一次陪着大周去采访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女星。她面对摄像机镜头露出迷人的微笑，作结束陈词：“我一定会更加努力，拍出广大观众们喜爱的电影，因为观众是我们演员的衣食父母。”摄影师比了个OK的手势，关了机器。女星扭头便冲着大周风骚一笑：“刚才胡扯呢，您别介意，谁不知道周爷您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在旁聆听的我无比震撼，竟不自觉地流下了口水。从那时起，我算是真正领教了大周在娱乐圈的地位是何等威赫。

相较之下，老哈便显得平易近人得多。他的本名叫陈永强，因为爱狗如命，家里养了两只哈士奇，分别取名“大哈”与“小哈”，所以我们都管这个狗爸爸叫做“老哈”。别看老哈矮矮胖胖，长得其貌不扬，却是大型娱乐节目的顶尖策划高手，即使你从未听说过他的大



名，也肯定晓得《至尊偶像》这档选秀节目吧，而此节目仅仅是老哈无数成功策划案中的浪花一小朵罢了。

至于莫莫与小米嘛，他俩年纪虽轻却前途无量，是圈内知名的自由撰稿人，有时也会客串编剧，最近热播的几档电视剧都出自这对俊男靓女的手笔。小米更是我从小到大的唯一知心女友，除了牙刷，我甚至乐意与她分享男友——假使我有的话。

所以，如此掐指算来，已在“星煌国际”这家国内最大的传媒公司打拼了整整五年的我最没出息，“传媒督导总监”的位置悬空数月之久，老总却迟迟不肯将我补入。难道我已进入了所谓的“事业瓶颈期”不成？我越想越郁闷，仰头又灌下一杯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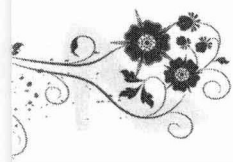
“苏扬，别喝那么急，先吃点东西吧。”酒吧老板吉米拖着右腿走过来，将一盘热气腾腾的比萨放在我们面前。

吉米和我们是多年的老交情了，而“懒狗”等于是我们除了公司与家之外的第三个窝。听说酒吧最近有点周转不灵，所以我们五个更得帮他撑撑场面。

吃饱喝足后，我们又继续胡扯。不过，混娱乐圈的家伙们聚在一起，还有什么可聊的？无非是将那些个男女关系、女男关系、女女关系、男男关系统统像扯大肠般扯出来，洗洗切碎，下锅蒸烂，然后就着各色洋酒灌下肚去。

喝到每人都醉醺醺的时候，大周开始讲起了鬼故事，这是我们散场前的保留节目。

要论大周的见识阅历，那是连我们老总都不得不佩服的。他的年纪不过四十出头，却走南闯北，征东伐西，见证了娱乐圈几代人的沉浮。早年的时候，大周最常混的地方就是各色电影片场。有阵子特别流行拍鬼片，他往往一天之内跑三四个棚采访。说是采访，其实是去找熟人蹭饭，用油腻腻的青椒肉丝盖浇饭填饱肚皮后，随便诌段话儿写成稿子交差。



大周常说，要想看鬼片不害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看鬼片的拍摄过程。鲜血淋漓？那是糖浆。断手断脚？那是莲藕。最吓人的女鬼踩着独轮车飘过来，将脸上的白床单一掀，抢过你手里的盒饭就狼吞虎咽，半点情调儿都没有。制造恐怖气氛的背景音乐都是在后期才加上去的，所以现场拍鬼吃人的时候，很可能一半的工作人员都在打瞌睡。

当然也有例外。

比如有位曾经拿奖拿到手软的导演，后来不知怎地落魄了，也去拍鬼片挣钱。大概应了那句俗话——人要是倒霉，放个屁也会砸到脚后跟，他开拍的第一天就非常不顺，棚里的电力系统总是出问题，一开机就跳闸，找了几位师傅来瞧，都说看不出什么毛病。就这样折腾了个把小时，灯突然全亮了，棚里大放光明。导演擦了把汗，下令开拍。

演员走位，道具跟着，白烟也喷得恰到好处，导演拍了几条，就不由得意地微笑起来。看看手表，已经是半夜两点，于是就大声宣布收工吃夜宵。

助理点算人头，统计谁要奶茶谁要炒面的空当儿，导演打起了瞌睡。等他被空荡荡的胃叫醒时，发现棚里静悄悄的，半个人影儿都没了。

“这帮混蛋居然丢下我，自己去吃夜宵？”导演非常愤怒，掏出手机打给助理，接通后不容人家分说就破口大骂。

等他骂累了喘气的工夫，助理轻声说：“导演，停电之后，您就让我们都回去了，压根没提夜宵的事儿啊。”

导演更来气了：“放屁！停电后不是又恢复供电了吗？然后一直拍到半夜两点，我才让你们收工去买夜宵！怎么？想偷懒耍滑啊，当心我炒了你！”

助理沉默了半晌，讷讷回答：“导演，停电后我们就走了，根本没再回来过。您……不会是记错了吧？”

导演一愣，刚想开口，只觉脑后冷飕飕地有风吹过，灯突然全部熄灭了。

导演一屁股坐在地上。这时，棚外响起一个阴森森的声音：“导



演，开门啊，我给您送夜宵来啦！”

导演吓得心脏病发作，半个月下不了床。后来才听说，是那个助理因为不堪忍受导演的臭嘴巴和烂脾气，联合了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扮鬼整他的。

还记得当时大周说完这个故事，着实令我心向往之，真想采取同样的办法，让常年压迫我的老总也吃点苦头。不过想归想，我终究还是不敢拿自己的饭碗开玩笑。

可惜，今晚大周的运气不太好。鬼故事讲完后，我们四个反响惨淡，老哈坐在氤氲烟雾里昏昏欲睡，莫莫专注地盯着手机屏幕，小米拿着化妆盒补粉，而我，正忙着将最后一块比萨吞下肚去。

大周悻悻地瞪着我们，却拿我们毫无办法。因为他身边的所有人都特买他的账，所以他便格外珍惜我们这四个不买账的损友。无聊地喝掉杯中酒，大周又开辟了一个新话题：“最近有什么好玩的鬼片没有？”

我摇摇头。

话说时代都进步得男人可以生孩子了，可是各国鬼片却依然恪守传统，毫无新意可言。外国鬼就不用说了，建立在宗教信仰之上的撒旦形象对我们亚洲人无法构成任何心理威胁，那些红眉毛绿眼睛头上长角腿上生刺的造型，看来更像是喜剧片而不是恐怖片；而单纯的打打杀杀，你追我逃，无论场面再怎么血腥火爆紧张刺激，这种新鲜感却一而不可再。

咱们亚洲人还是最怕亚洲鬼。不过，无论是中国鬼、日本鬼、韩国鬼还是泰国鬼，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女鬼为尊，小孩鬼盛行。而故事嘛多半是打打心理牌，鬼的出现往往基于一个很老土很狗血很煽情的原因，让人看完之后不得不感叹孔老夫子的至理名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可是如今的社会，竞争激烈，压力巨大，谁还耐烦在辛苦工作之余，买票坐在电影院，竖起耳朵听你絮叨什么人间伦常、报应不爽之类的废话？所以鬼片也被迫做出了妥协与让步，前阵子风行的片子统



统属于节奏明快、情节简单的那种，让人看了会怕，怕完就忘，倒头便睡，早晨醒来，头脑空空，阳光普照之下，依旧是怨女一名，痴男一条。

近来令我唯一印象深刻的鬼片，不，严格来说应当称为恐怖片的，是一部名叫《饺子》的电影，大意是讲一个女人为了保持不老容颜，将胎盘包成了饺子。当时正是周末，难得我们五个都不用加班，于是大家聚在小米的公寓里，边打麻将边看碟。看完之后，我们的肚子集体咕噜作响：饿了。小米二话不说，跑到厨房煮了几大盘饺子端出来。我们狼吞虎咽地吃掉，面不改色——所谓恐怖，其实不外乎生存二字。

“太晚了，不如散了吧。”老哈被自己的呼噜声猛然惊醒，疲惫地建议道。

看着他的肥下巴，我不禁暗暗好笑，这家伙其实没比我大几岁，可是常年饱受工作摧残，已经露出了下半世的光景。

“等等！”莫莫抬头叫道，“我刚收到一个朋友发来的剧本素材，天哪，简直比电影史上最恐怖的鬼片还要恐怖一万倍！你们要不要听？”

还未等我们表态，莫莫已经兴奋地说了起来：“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居民区的花坛里，里面住着一只流浪狗，聪明乖巧，发现陌生人时总是用叫声示警，小区的失窃率从而大大降低，遇见居民却非常温柔，从来不吓唬小孩和老人，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它，任由它在花坛里安了窝，还经常拿些吃的来喂它。”

“有一天，这只狗竟然生下了三只小狗。居民们高兴极了，纷纷前去看望它，谁知这竟是狗母子大祸临头的日子，小区里有个男人，指责母狗经常大声吠叫，扰乱了他的生活起居，竟然纠集了几个同伙，将母狗的窝前后堵住，然后放了一把火。”

听到这里，“狗爸爸”老哈睡意全消，蓦地坐直身体，细长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



“顿时浓烟四起，只听得狗母子惨叫连连，母狗拼死相救，将三只小狗叼了出来。可怜有两只已经被烧成了一堆焦炭，剩下的那只也奄奄一息，很快便断了气。”

“我×！”老哈急得眼圈都红了，哼哼着怒视莫莫，仿佛他就是那个烧狗男。

莫莫却浑不在意，继续往下讲道：“居民们都非常气愤，指责那个男人丧尽天良，泯灭人性。眼看众怒难犯，男人索性将自己的家门反锁，躲到别处去了。”

“那么，狗妈妈呢？它有没有受伤？”小米不觉也动了感情，声音颤抖地问道。她并非那种专业爱狗人士，只是因为她的生肖属狗，所以对这种话题相当敏感。

“母狗当然也被烧伤了。居民们将它送进医院，还没来得及包扎伤口，转眼却不见了它的踪影。原来，这只母狗又回到了居民区的花坛，三只小狗的尸首仍然摆在那里，没人敢去收拾。这时，母狗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

“是什么？”莫莫说到这里，连见多识广的大周也忍不住起了好奇之心，开口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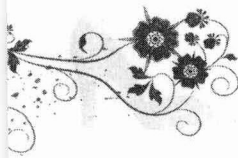
“狗妈妈张开大口，将小狗一只接一只地，吞进肚里。”

“啊？”除了老哈，我们几个同时发出惊叫。当然，老哈的沉默比我们的尖叫更可怕。

“然后，它来到烧狗男人的家，直挺挺地坐在紧锁的大门前，谁都不知道它是怎样找到那个混蛋的家的。母狗就这样不吃不喝，连续守了四天四夜。邻居们都不敢上前安慰它，因为它的眼神实在太吓人了。”

我不禁握住了小米的手，她的手心湿湿的。老哈闷声不响，拼命抽烟，却一口都没吐出来。大周举起酒杯，又放了回去。

“第五天的早晨，有人发现母狗不见了。大家猜想它终于支持不住，放弃守候了，心里都酸酸的不是滋味。这是人的世界，它当然无法用人的法律来为自己讨回公道。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就在大家快要



忘记这件事的时候，烧狗男人回家了。”

“他是不是被母狗咬成了残废？变成一只眼，半条腿？”小米激动地叫着。

“不然，就是狗把他吃了，然后占据了他的身体？”我也开始发挥出自己作为媒体人的想象力。

“都不是。烧狗男人非常健康，浑身上下完好无损。”莫莫无情地打击了我俩。

我与小米失望地叹着气。这时，我无意中发现老哈坐得直挺挺的，两眼放光，双耳竖起，眼睛紧紧盯着莫莫的嘴唇，那姿势像极了他的一对狗儿子们。听人说，主人与宠物相处久了，连长相也会变得相似，这话果然有道理。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个夏天的傍晚，居民们围坐在小区花园的石桌边下棋，烧狗男人拎了个啤酒瓶走过来观战。观战就观战，他还多嘴，说老头儿你这棋下得不对，是臭棋篓子。老头儿当场就急了，骂他居然烧狗，早晚得遭报应。男人哈哈大笑，说报应个屁！你们知道那只贱母狗上哪儿去了吗？被我吃了！变成红烧肉吞进我肚里！变成屎尿拉到了茅厕里！报应？我看它怎么报应！”

听到此处，我们四人都呆掉了。

“又过了几天，医院的急救车突然开进小区，把烧狗男人接走了。有好事的居民也跟到医院，想看看他是不是真的遭了报应。原来男人大便干燥，用尽各种方法也拉不出来，没办法，只好到医院灌肠。

“灌到一半，男人有了便意，冲到厕所，只觉肚痛难忍，肛门像要爆裂一般，不禁大声哀嚎。医生闻讯赶来，只见男人已经痛得从马桶上跌落下来，全身痉挛。他在地面上翻来滚去，脸孔狰狞，非常吓人。医生一时也慌了手脚，刚想上前搀扶，只见男人大叫一声，撅起屁股，从肛门里缓缓拉出一团硕大的血块。

“医生检查血块，惊讶地发现它竟然像极了一只小狗的身躯。男人拉出这么大的玩意儿，早已是筋疲力尽，鲜血不断从他的下体潮水



般涌出来。医生招呼护士，将他立刻送到病房救治，这时男人惨叫不止，又从肛门里拉出第二团形若小狗的血块。他的肛门完全被挤成两半，形成惨不忍睹的大洞，医生朝洞里望去，只见里面血蒙蒙的深不见底，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恶臭，隐约可以听见凄厉的吠叫声。

“护士们吓得全部跑掉了，只有那个医生硬着头皮留下来。男人已经陷入昏厥状态，医生判断他的体内仍然留有血块，不得已伸手进入他的肛门，想替他把血块掏出来。医生慢慢地探进右手，然后将整只胳膊都伸了进去，摸索了一阵，刚想退回，突然手指一痛，像被什么狠狠地咬住了手指，医生痛得大叫，拼命将胳膊从男人的肛门里拉了出来，只见自己的手上仍然死死吊着一团小狗样的血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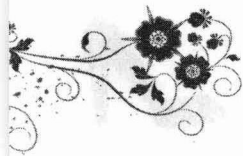
“医生又打又拍又甩，血块就是紧咬住他的手不放。男人吃力地睁开眼睛，说你把它放到我的手上，它就会离开你。医生依言行事，血块果然松口放了医生，又死死咬住了男人的手。医生心有余悸地问男人，都拉完了吧？男人苦笑着摇摇头，说医生多谢你，可你帮不了我了，请出去吧，把门关上，无论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能开门。

“医生点点头，走了出去，将厕所门紧紧关闭，不准任何人靠近。过了良久，只听男人发出狗类特有的呜呜声，厕所内顿时响起超高分贝的惨叫与嚎啕，人声、狗声、撕咬声混在一起，医生听得魂不附体，拼命捂紧了耳朵。不知何时，厕所逐渐安静下来，医生壮着胆子敲敲门，见没有反应，便将门打开一条缝儿，偷偷往里张望，等他看清之后，便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

“由于已经分不清男人与狗的尸体，最后他的家人只好将它们一起火化。听说尸体一投进焚化炉，工人们便听到了小狗清脆的叫声。”

这时，莫莫清了清嗓子宣布：“故事讲完了。”

我们全体保持沉默，仍然像方才那般直勾勾地瞪着他。认识莫莫时间也不算短了，除了知道他笔头了得，真没看出来他的口才更是出神入化。与其说，是这个故事本身震慑了我，倒不如说是莫莫阴郁的声线蛊惑了我。呆呆地瞅着面前的威士忌空瓶，我不禁开始纳闷，自



已到底是何时把它喝完的呢？

半晌过后，老哈拿起他的酒杯，端详片刻，然后将其中的残酒均匀地洒在地板上：“敬它们几个。”

小米难过地说：“我这辈子都不养狗了。心疼。”

大周接着叹气道：“虽说这故事是瞎编的，可也说明了一个道理：这年头，人比鬼凶。”他们三人发言的时候，我轮流望着他们，却发现眼前的脸孔愈来愈模糊，愈来愈陌生。

小米捅捅我：“苏扬，你怎么不吭声？吓傻了？”

我醉眼朦胧地望着她，好半晌终于憋出一句话：“我已经一个月没大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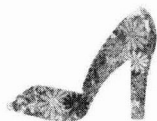
这句话刚出口，朋友们惊恐的表情比方才更甚。他们面面相觑三秒后，便齐刷刷地轰然倒下。我笑眯眯地举起大周的酒杯，一饮而尽。

记不清是谁把我塞进出租车的。回到家，我踉踉跄跄地冲进厕所，趴在马桶上干呕了一阵，只吐出几口清水。

痛苦地抬起头，望着对面镜子里憔悴的自己，我突然转头凝视着洁白锃亮的马桶，脑海里飞快地闪过一个念头：我到底多久没大便了？三天？五天？一个星期？还是……不记得了，完全没有印象最近一次大便是在什么时候。

对了，看日历啊，我灵机一动。记日历，是一个网友告诉我的方法。据她所说，便秘往往是由不正常的生活作息与饮食习惯造成的，所以如果今天你排便了，就在日历表上打个钩，用来鼓励以及提醒自己，以后的每一天都要像今天这样准时排便。虽然听上去蛮滑稽的，但我还是乖乖买了本日历挂在厕所墙上，再找支圆珠笔，用绳子拴了吊在日历旁的挂钩上，每次大便后都会在当天的日期上打个钩。

看日历看日历，我努力睁大肿胀的眼皮，在日历表上仔细寻找。最后一次打钩的日期是6月19号，而今天，今天是7月20号，我每月发薪水的日子。不对不对，现在已经半夜了，所以今天应该是7月2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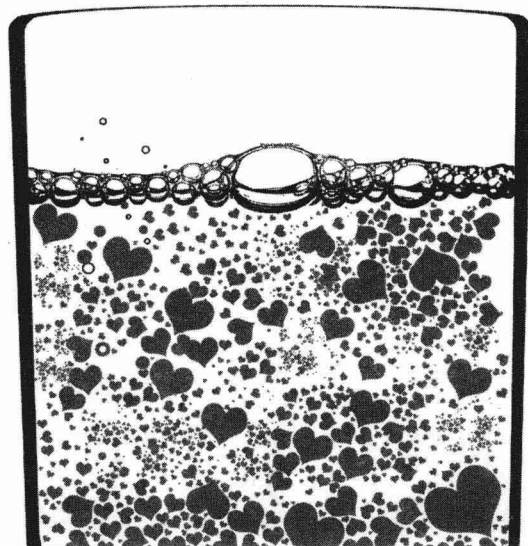
从6月20号到7月21号这段期间的日历表，干干净净，没有打过一个钩。也就是说，我真的像在“懒狗”里胡扯的那样，已经一个月没有大便了？

哈。哈。哈。我茫然地站在原地，发出难听的干笑声。Shit！我肯定是最近太忙了，竟然忙得忘记在大便后给日历表打钩了。天杀的老总。天杀的工作。天杀的娱乐圈……

还没来得及骂出第四个天杀的对象，困意已如潮水般涌来。我走出厕所，一头栽倒在卧室的床上，就此不省人事。



第二章 卫生巾





第二天早晨我被尿憋醒，坐在马桶上至少小便了两分钟，估计其分量相当于一瓶1.5升的可乐。

小便完了刚要起身，忽然想起应该趁着自己头脑尚且清醒，“真实”地大便一次，于是又老老实实在地坐了回去，屏气凝神，提肛发劲。

阳光透过厕所的气窗，和蔼地照在我的肚皮上，我的大眼瞪着肚皮上的小眼，就这样对峙了将近十分钟。然后，肚皮坦白地对我说：苏扬，我半点儿也不想大便。

我仔细回忆着昨天吃过的东西。早晨在快餐店买了个汉堡；之后上班，喝了十来杯咖啡；午餐？不记得了，可能吃了可能没吃；晚上到酒吧喝酒，吃了一大盘生鱼片、五块比萨、一对鸡翅、半份经典色拉以及与老哈平分了四人份的泰式菠萝炒饭。

难道吃这么多都不想大便吗？我低头抚摸着平坦光滑的小腹。昨晚的饕餮盛宴宛如草叶上的露珠，在它不动声色的蠕动消化下，化为云烟，了无影踪。原来，苏扬的肠胃，远比苏扬本人更加深谙处世做人之道。

我正胡思乱想，卧室的手机活蹦乱跳地唱了起来：“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伸展运动……”

这是我为自己挑选的早起报时之歌。话说自从工作后，每天早晨醒来，我都会觉得头痛欲裂，生不如死，只想在床上再蜷缩片刻，以至多次迟到，连续丢了两份工作。后来多亏大周拔刀相助，帮我在现在的公司，也就是“星煌国际”谋了个位置。

“苏扬，你要好自为之啊！”在“懒狗”里，大周语重心长地拍着我的肩膀。

感激涕零之余，我痛定思痛，决定彻底改掉赖床的坏毛病，可是尝试了无数种方法均告失败，郁闷之下，只好躲到“懒狗”借酒消愁。

谁知最后关头，竟然是吉米一语惊醒了梦中人：“苏扬，你以前上学时怎么早起的？”